

不知道是大数据的未卜先知,还是有同病相怜的朋友分享,我晚上睡不着,在黑暗中的床头灯下刷手机的时候,总会有白噪音推送给我。我听过滴滴答答的雨声,呼呼作响的风声,哗啦啦的海浪声还有壁炉里木材燃烧的劈劈啪啪的声音,每次我都听着听着不知不觉就困意来袭,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可昨天深夜我忽然收到了一个火车行驶白噪音,点开听了很久,也没能睡着。

因为,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种火车行驶的声音了,这不是高铁行驶时发出的那种犹如风驰电掣一般的呼啸声,几乎让人忘记了钢轨的存在,而是那种有节奏的咔嗒咔嗒的声音,这是以前的绿皮火车车轮碾在钢轨的接缝上时发出的声音。这种声音对我来说不仅非常熟悉,也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白噪音,而是勾起了我很多回忆。我小时候因为父亲在重庆当兵,经常坐火车往返于重庆和故乡河南之间,长大了又到武汉读大学,后来又去南京读研究生,每年开学放假也都是坐火车,所以听惯了火车行驶时发出的这种咔嗒咔嗒的声音。因为当年从河南去重庆走的是宝成线,要经过很多隧道,有的地方几乎是隧道连着隧道,而每当火车驶进长长的犹如黑夜一般的隧道时,车厢的灯就会打开,而火车行驶的声音也会突然变大,就像是往黏稠的海水中负重前行,火车驶出隧道时,随着眼前忽然一亮,声音也会变轻很多,让人觉得是骑着马在草原上奔驰。这种节奏的变化让我十分着迷,所以,我那时特别喜欢坐在车窗前看着火车进入隧道又突然钻出隧道。

那时的火车都是绿皮火车,可也许是当时的火车没有别的颜色,因此也没有人说火车是绿皮火车。现在说起来,绿皮火车似乎给人留下的都是很浪漫的想象,但其实仔细回想起来却并非如此。当时的绿皮火车不仅没有空调,而且总是非常拥挤,尤其是逢年过节,几乎挤得水泄不通,不仅座位下躺着疲惫的旅客,就连厕所里都挤满了人。而即使这样,车厢里的人们也都苦中作乐,有人打牌,有人喝酒,有人看书,有人站着睡觉,还有人不停地抽烟。那时我也抽烟,有一年寒假过年,我从南京浦口站乘火车回家,因为没买到座票,晚上十点上车,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多,站到郑州,路上足足抽了一包剑牌香烟。不过,这还不算什么,我最高的纪录是和我的好朋友考完研究生后从武汉乘火车回郑

听听绿皮火车的声音

张生

州,一路上我们两人竟然抽了一筒红双喜。天呐,足足有五十支香烟。现在想想都后怕不已。而当时的火车上不仅不禁烟,几乎百无禁忌,所以走道上垃圾遍地,车厢里也飘着各种各样的味道,像厕所的味道,人们汗流浹背的味道,白酒的味道,烧鸡的味道,还有从车窗里灌进来的车头飘出来的浓烈的油烟味道,不夸张地说,几乎每一种味道都让人窒息。尤其是冬天深夜的车厢,因为寒冷不能开车窗,而抽烟提神的人又太多,整个车厢都烟雾弥漫,以至于车顶的灯光看起来都发黄了。

岁月在流逝,时代在进步,感谢时间把昔日的火车变成绿皮火车的同时,也把那些火车上曾有过的难堪而痛苦的回忆都过滤掉了。而我现在对于火车最难忘的怀念,也只是让人觉得温馨的咔嗒咔嗒的富于韵律的声音了。

也许,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,这个时代虽然过去了,可它的声音却还留在人们的记忆里,就像普鲁斯特在《追忆逝水年华》里写主人公吃到小玛德兰点心时,那熟悉的味道忽然让他回忆起自己过去的岁月一样,我们也是只要听到这熟悉的火车行驶的声音,似乎隐藏在记忆中的昔日岁月的点点滴滴一下子重新回到眼前,让人觉得是那么亲切,那么难忘。



洗象图

(纸本设色)

刘畅



编者按:微信朋友圈是社交平台,也是属于个人的空间,一个人的朋友圈往往是其性格和行事风格的投射,也能反映世相百态。今起请看一组《我的微信朋友圈》。

微信是一个门槛很低的社交平台,一场不肯谢幕的话语狂欢,无数网民借此发布信息,交流观点,大到世界政治格局变化、经济盛衰、外交博弈、军事冲突,小到足球比赛、歌舞表演、新秀走红,就连伤风咳嗽穿衣戴帽,一支冰淇淋一朵玫瑰花一支口红都不妨一晒,引来哗哗点赞。在微信上,每个人都成了自媒体,这种感觉真爽。

我以前开过博客和微博,十多年来也积累起几十万粉丝,但微信一开,“两博”均被冷落,后来连密码也忘得一干二净,要看自己的博文,只好从别人的网站进入,得付费。不过我认为大脑皮层的自动过滤是有道理的。

微信的触须更长更灵活。许多失联多年的小学同学、中学同学、大学同学通过微信与我恢复了联系,畅叙友情,分享人生经历,让我获得重返历史现场的乐趣。我离开老家

已经三十年了,前几年那片石库门弄堂也拆了,改建成宽阔的道路,在同一条弄堂里共享人间烟火的邻居也通过微信互加聊天,仿佛又回到夏天乘风凉的剧情。

在微信上,社会阶层的区别越来越模糊,这是好事。不过在泥沙俱下的背景下,一个人如果愿意为社会多作贡献的话,必须表明自己的身份和立场。如此,一旦亮出经

过深思熟虑的观点,引发人们的思考或关注,也是一份社会责任的落实。我的微信公众号“老有上海味道”已经开了七年,在上面经常挂一些关于上海城市历史的文章,这是我通过阅读、考证以及采访当事人后得出的结果,也包括对某些误解的更正。我对上海城市史的研究已经持续了三十年,我愿意与专业的文史工作者一起为探究上海这座城市的奥秘而努力,更愿意从上海的历史中寻找面对未来的智慧与勇气。

我的另一板块文章似乎更受网友欢迎。对,就是美食随笔,在公众号上已有三百多篇。

又是大学生的毕业求职季,不禁想起了我一波三折的求职经历。

从小,由于受父母的影响,看戏、听书(评弹)成了爱好。由于条件限制,不可能经常泡在戏院(书场)里,家里的一台收音机成了我最好的朋友。

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,波长270.27米,1197千周,现在是‘广播书场’节目时间……”每每响起万仰祖、邓小平等沪语播音员时,我都会守候在收音机边。当时的1197千周,是专门播放戏曲节目的频率,无论京剧、越剧、沪剧、滑稽、评弹,打开收音机,没有不爱听的。同时,万仰祖、邓小平等沪语播音员的播音,成了我学习上海闲话的最好的老师,尽管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。

除了收听播出的节目,播音员经常播报的一句话,早就在我的耳朵里深深扎根,那就是北京东路2号——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所在地。经常走过那里,并不开阔的大门,没有敞亮的大堂,迎门的大理石扶梯,加上站岗的解放军,更使它显得深不可测、高不可攀。

我无数次幻想过有一天能够成为里面的一员,现实却告诉我,这是梦想,做不到。

1983年夏天,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二次向社会公开招聘记者、编辑,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选择优质职业的大门。我也有过犹豫,因为我错过了1977年的高考,我没有报考要求中的学历。当我来到岳阳路报名点,看到很多报名者拿着复旦、华师大等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书,还有的拿出了学位证书,更使我惊出一身冷汗。

我没有报名,回去了。和我一起上夜大学的同学问了我报名的情况,鼓励我,别怕,不是说“在读也行”吗,怕什么;我自己也想,不是一直埋怨没有机会吗,现在来了,上!

第二次,也就是在报名截止那天,我终于拿到了编号为1315的准考证。

我曾经在餐饮行业工作过多年,结识了不少餐饮界大咖级的管理者和大厨,转入新闻界后还保持着对美食的热情与敏感,十多年前还差点成为本城第一个美食侦探。我几乎每周都会写一篇美食评论,言论的背后就是我奔走在寻访美食途中的背影。我现在还为全国多家媒体撰写专栏文章,不少文章都是在微信上收集酵母的。也有不少新媒体在没经我授权的情况下使用我的文章,或者通过“洗稿”“抄袭”“肢解”等行为侵权。新媒体要求我开白名单允许转载,都是OK的。

美食是最容易聚集人气的话题,它是经久不衰的,有着柔软而强大的突破力和渗透力,可以成为国民经济的一项参考指标。在发达国家,美食书籍的年出版量大得惊人;近十年来,它也成为国内出版界的热点。凭借着小说创作和历史研究的经验,我努力写出稍稍有点深度和广度的文章,这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和大众的期待。更公正、更客观、

证。后来证实,此次招聘,总共有1452人报名。

根据招聘要求,一份2000字左右的“毛遂自荐”的自传,是马虎不得的,因为这是初选第一关,过了这一关,才决定你是否可以参加笔试。

笔试的第一场是在富民路延安路的华东模范中学进行,整整4个小时,量大题杂,是一大特色。

我的入职“三件套”

秦来来

“是非题”就涵盖哲学、法律、文学、地理等科目,比如,“马克思一生有两个重要发现:一是剩余价值;二是阶级斗争?”再如,“《雷雨》的作者是曹禺,《孔雀胆》的作者是茅盾”……这些似是而非的题目还真有点“搅脑子”。

“填空题”就有“我们党胜利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标志是什么”;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,应该具备哪四大能力,其中核心的是什么能力;外国文学作品中有哪些人物;新闻价值的先决条件是什么……

“问答题”包含外交、文艺理论,比如“我国政府处理中苏、中美关系的原则是什么”;“改错题”则是挖好陷阱等你跳:把澳门、

香港与其他国家列在一起,你稍不注意,就中招了。而屈原的“橘颂”的“古文今译”,加上写一篇“评析”,也会使一些人望而却步。根据一篇1000多字的素材,让你写成一篇文章400字的新闻稿,外加一篇200字的编者按语,也是蛮吃功力的。

可能最使人挠头的是大作文《上海的山》。

续赶往附近的大杨树林

刘文芳

上海没有山,怎么写?看似无厘头的题目,却让我们这批冲刺者各显神通:有的写中国最大石化企业所在的金山,有的写正在兴建最现代钢铁企业的宝山,有的写拨乱反正问题成山、困难成山;我是直抒胸臆,从上海的佘山谈开去……

1983年10月9日(星期日)上午8点半,我和一些“幸存者”来到北京东路2号广播局4楼参加文艺专业复试。

既然是专业复试,考题就比较集中了。而且,考题也细分为“文学”“戏曲”“音乐”“导演”四个类别,考生们各取所需,选自己擅长的答。除了10道问答题,还有“什么叫精神文明?广播电视艺术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怎么样?”“你是怎样理解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

的?”“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是什么?邓小平同志在第四届文代会上是怎么说的?你对这个问题怎么认识?”“什么是题材、主题、情节”等。

还有就是戏曲方面的填充题。评论是一篇“戏曲革新之我见”。最后是现场收听越剧小戏,当场写一篇评论稿。

终于又冲过一关,当年10月31日下午,被招去面谈。11月16日又一次谈话,宣布正式被录用(试用3个月)。

1983年12月28日,我终于踏进北京东路2号,上海人民广播电台,成为这个单位的一个新成员,梦想成真。

40年来,我当过广播戏曲、文艺节目、经济频率的编辑和领导,也当过电视戏曲频道的编导;最让我难忘的是,在市政府、广电系统的领导的支持下,我和我的同伴们,敢为天下先,成了中国交通广播的开创者,我也有幸成为中国交通广播第一台的第一任台长。

我们要感谢当初广播电视系统的领导大胆改革用人制度,真正做到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,才使我们这一大批社会各界的人员,成为重振上海广播电视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。

“三件套”指的就是报考广电的“准考证”“复试通知”以及“面谈通知”。

乡下夏夜,林间欢闹,人头攒动,灯光闪烁。拖家带口的人们呼朋引伴,在一片片大杨

林欢灯闪照爬叉

刘文芳

树林里穿梭,带着各种灯具照爬叉。爬叉,是蝉的幼虫,名称较多,爬叉是河南方城一带的叫法,照爬叉的照在当地方言中发“绕”的音。

每年夏季农历六月初小暑前后,到农历七月半立秋前后,是照爬叉的季节。照爬叉得先准备好用具。“专业”的人装备齐全,大矿灯戴头上,提一个小胶桶,脚穿高腰胶鞋,谨防蛇和乱草,另带一根长竹竿,把矿泉水瓶下半部分裁开,瓶口拧紧,大口朝上固定在长竹竿一端。“业余”的则大多数拿一个手电筒,一个空矿泉水瓶,还有的仅用随身携带的手机。

晚饭后七点左右,人们开始陆陆续

续赶往附近的大杨树林。此时,树林里光线已经暗淡下来,爬叉已经在洞里蠢蠢欲动,

有些已经急不可耐地用前面两个锯刀似的前爪,推开洞穴中最顶端上部分覆盖的一层泥土爬了出来。树林里渐渐欢腾起来,打招呼声,小孩们兴奋的叫喊声,呼儿唤女声,脚下蹬着杂草的唰唰声响成一片,让人怀疑照爬叉的人比爬叉还多。

照爬叉比的是灯亮,眼好,腿脚快。一些“独行侠”装备齐全,大步流星或一路小跑,哪里人少往哪里去,这个树林照罢去那个树林。由于爬叉一夜间出两三茬,所以这些人都会熬到凌晨一两点左右。照爬叉有时会遇到蛇,还有一些小虫子会钻进眼里,树干上也会有臭斑虫或放屁虫。不少专业的人一晚上能照到一二百个,雨后的夜晚熬时间长,搜刮多个树林可以照到数百个,当晚或第二天一早,卖到酒店去。照得少的通常在第二天早饭后炒着吃。再多吃或腻的可以淘洗干净用滚水焯一下,装进瓶子冷冻起来想吃时再说。这些年,爬叉身价一升再升,由原来的三五分到两三毛,现在成了五毛到八毛一个。

林欢,灯闪,照爬叉照到近似疯狂的地步。每晚,不少人很早就开始打电话约着照爬叉。回想过去,每逢夏季也有人照爬叉,但从来没有近些年这么疯狂。原来,照爬叉不叫照爬叉,叫摸爬叉。因为手电少,人们趁着傍晚或有月亮的夏夜到林子里用双手上下摸索找寻,也有雨后一些孩童端个破瓷茶杯,拿一把刚菜的钵铲挖几个爬叉回家烧着吃。绝大多数时间,男女老幼更喜欢走在一片片大树林中捡蝉蜕,半晌工夫就是一塑料袋,家用也可以拿到药铺去换些零钱。

在古代,这小生灵深受人们喜爱和敬畏。不仅是因为它可以入药治病,给燥热的夏季带来一份乐趣,更是因为人们赋予了它更多的寄托。日常生活中有“蝉联”“一鸣惊人”“腰缠万贯”,因它象征了子孙万代、生生不息等,还走进文人墨客的诗卷画轴中,留下不少诗情画意和祝福。

我不禁鄙视起自己来:一边为它而慨叹,一边贪恋着它的美味。

更专业、更精确地描述与评论,并给予积极的鼓励,是我一贯的态度。我希望通过美食评论来解读上海这座城市的气质与精神。我多次拒绝带货,现在仍然坚守这条底线。我也有推荐,但必须亲口吃过,要对公众负责。我从来不接受评论对象任何形式的资助。

我讨厌空洞的、虚假的说教和抒情,而习惯从一个小小的生活场景切入,与个人生活经历结合起来,写到情真,写到情浓,这样就更容易调动读者个人的生活经验,共同回望过去,瞻望未来,获得生活的勇气与智慧。我的美食随笔集《上海老味道》《上海人吃相》《吃剩有语》《手背上的撮盐》以及刚刚出版的《亲爱的味道》,都是最先在微信上与网友见面的。

微信群里有许多潜水者,他们都是高人,我在电脑前快速击键时,已经知道他们此刻在哪里,还仿佛看到了他们的表情。

十日谈

我的微信朋友圈 责编:殷健灵

朋友圈即写即发即反馈非常通畅,时间地点天气都有了,今后检索也容易。